

◇生活空间

大肚糍

[郑州]王吴军

在广西钟山,有一种食物叫大肚糍。外地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,多半会愣一下:大肚?糍?什么东西?等到端上桌来,才恍然大悟:原来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糯米团子,肚子鼓鼓的,里面包着馅,像一只缩着脖子蹲在碗里的胖鸟。大肚糍确实像饺子,但比饺子大,比饺子圆,比饺子更憨厚,所以当地人管它叫“南方的饺子”。这个叫法,既是对外乡人的解释,也是一种藏不住的自豪,南方的饺子,不比北方的差。

大肚糍不只是一道小吃。在钟山,它是节日的信物、团圆时的记号、冬日里最让人惦记的那一口热乎。做一次大肚糍,是要花力气的。糯米要提前泡,泡透了再沥干,然后上甑蒸。蒸熟的糯米趁热倒进石臼里,两个壮劳力各执一根木杵,你一捶我一捶地春,糯米在石臼里被反复捶打,渐渐失去了米粒的形状,变成了一团黏稠的、发亮的、有弹性的米团。舂好的糯米团要趁热包。揪下一小块,在手掌里搓圆,再压扁,捏成一只小碗的形状,填入馅料,然后收口,搓圆。馅料通常是猪肉、木耳、香菇、葱花、虾米,有的还加一点马蹄碎,吃起来爽脆。包好的大肚糍,白白胖胖,鼓着肚子,整整齐齐地码在铺了干粉的案板上,像一排排蹲着的玉兔。

大肚糍的吃法有两种:一种是水煮。水烧开,放大肚糍下去,煮到它们一个个浮起来,再滚三五分钟,就可以出锅了。舀进碗里,加一勺煮糍的汤,撒一点葱花,滴几滴香油。汤是清的,糍是白的,葱是绿的,油珠在汤面上浮着,明晃晃的。咬一口,糯米皮软糯弹牙,里面的馅料鲜香扑鼻,汤是温热的,顺着喉咙滑下去,整个人都舒坦了。还有一种吃法是煎。平底锅烧热,放油,把大肚糍一个个放进去,小火慢煎,煎到两面金黄,皮是脆的,里面是糯的,咬一口能听见“咔嚓”一声。煎的大肚糍更香,更喧腾,适合配一碗白粥或者一碟酸菜。

大肚糍为什么叫“大肚”?《钟山县志》里没有记载,民间说法也各不相同。有人说是寓意“大肚能容”,吃了它,做人要宽容大度。也有人说是名字来得直白,它肚子大,装的馅多,所以叫大肚糍。还有一种说法,说它形似孕妇的肚子,圆鼓鼓的,藏着新的生命,寓意团圆和繁衍。三个说法各有道理,但归根结底,它就是一个名字,一个长得圆润、叫得顺口的名字。

在钟山,大肚糍常常在冬至、春节、嫁娶或孩子满月时出现。做一顿大肚糍,不只是为了吃,更是一个把全家人聚在一起的理由。舂糍粑的时候,全家人都围在石臼旁边,大人捶,小孩看,老人坐在边上指点火候。捶好了,包馅的时候,老老少少围坐一桌,手指翻飞,话也翻飞。谁家糍粑包得最圆,谁家的馅料最香,谁家的收口最漂亮,都是闲聊的话题。那些话像糯米皮一样柔韧,裹着日子,裹着人情。

食物是有记忆的。一个人离开钟山多年,在异乡的某个冬夜,忽然想起大肚糍,想起那碗清汤里浮着的白团子,想起糯米皮在齿间弹开的软糯,想起全家人围坐在案板前、手心里黏着糯米粉的温热。那不只是饥饿,那是一种从胃里升起来的、模糊的、几乎无法命名的想念。大肚糍就像一只船,载着钟山人的乡愁在水上漂。汤是清亮的,糯米团子是白胖的,馅料是老早就调好的,那味道穿过很远的路,仍然找得到回来的方向。

◇心灵点击

我刚出徒没多久,师傅又带了个师妹。师妹眼角带笑的模样,别提多靚了。你们一定猜不着,我这不走寻常路的奇葩师傅,是怎么带徒弟的。

头一周连续几天,师妹就站在师傅旁边看着师傅干活。只是师傅要求师妹每天下班前半小时,打扫一下班组卫生。就见师妹拎着扫把在班里打扫卫生时,连带工作台、工具柜底下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老班长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第二周,师傅从铁屑堆里扒拉出几个废料头,拿给师妹一双布手套和一把18英寸的大平锉,要求师妹把料头锉平。师傅一会儿做示范,一会儿用刀口尺检查平面度、用直角尺测量垂直度。师妹累出一头汗珠,脸蛋上沾了灰渍都没察觉。

第三周,师傅又找出一节报废的钢管,让师妹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钢段。刺啦刺啦的刺耳声吵得工友们眉头紧皱,嘴角一抽一抽的。只见师傅往管子里塞了根木棍,锯起来就不刺耳了,师妹眼睛一亮。

到了第四周,师傅拿了一根五厘米乘五厘米的杉木方,让师妹用钢锯锯下1厘米厚的小木片。我差点笑出鼻涕泡来,进厂以来,没见过哪个师傅教徒弟锯木头的,也没听说过。小钢锯本该用来锯普通钢材的,可师傅偏让师妹用来锯木头。师妹攥着锯弓憋红了脸,锯一片下来,厚了,又锯一片,薄了,第三片直接成了弯月亮。

我在远处看着干着急,心想,杉木还不好锯。师妹去打水

◇似水流年

夫妻过日子几十年,总在相互磨合、逐渐趋同,也难免各有各的坚持。比如对暂时用不着的物件,我的态度是放着,说不准哪天还用得着;老伴则相反,该扔就扔,能送人就送人。她的观点是:家里凡三年不用的,就用不着了,该处理了。还说这是“断舍离”的生活理念。由她去吧,我也无话可说。最近,她又把一直搁在楼上阳光房里的圆桌面送人了。

那张圆桌面在我家“服役”了三十多年,如今要送人,我多少有些不舍。倒不是往后还用得着,而是它像家里的老家具一样,早已嵌进了旧岁月的肌理里。我最早拥有它,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。皖赣铁路开通后不久,南京铁路分局在黄山脚下新办了一所子弟学校,我托该校张校长代购了一张圆桌面,花了八元钱。圆桌面是杉木做的,既轻又不易变形;它由两个半圆拼成,中间用合页连接。用时展开,不用时合拢。买回来后,我用桐油刷了一遍,又用铝皮包了一圈,还配了一个可转动的小圆盘。这么多年下来,因为保养得好,桌面油亮温润,仍很好用。那时家里住房狭小,平时只放得下小方桌,人多了坐不开。圆桌面往小方桌上一放,问题就解决了。我是老大,最先从父母身边搬出来,接着弟妹们也陆续另立门户。逢年过节,不忍父母再操劳,团聚便轮流到了各家。最早是在我家,圆桌面派上了大用场。

那年月,春节团圆、假日相聚,一家人围坐在圆桌旁,图个和谐、温馨、热闹。早先,我们兄妹四人围着父母;后来各自结婚生子,四个小家庭围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。多少年来,家里还有个约定:每年临近教师节的那个周日,全家一起过节。我家祖孙三代,有十一人当老师,分别任教于大学、中学和军

◇生活空间

出门前,女儿往包里塞了微单。我说,别带了,怪沉的。她撒娇说,拍几张吧。正是对拍照上瘾的年纪,我没再说什么。到了地方,她举起相机对准我。我摆摆手,拍风景。她撇撇嘴,转身去拍弟弟。镜头一对准,儿子立刻挺起胸脯,下巴微扬,嘴角往两边扯,那笑容是专门为镜头准备的,亮晃晃的。

谁年轻时不爱拍照呢。那时候我用单反,沉甸甸的,挂脖子上勒得疼,可我愿意。光圈,快门,感光度,一样一样调,像做一件郑重的事。支起三脚架,调好定时,跑回镜头前站定,等快门咔嚓一声。不满意,再跑回去,再拍。那时候觉得自己值得拍,头发浓密,腰板挺直,笑起来没有褶子。拍完了自己看,看完了还发给别人看。真是年轻。后来换了微单。轻了,小了。可镜头里的自己越来越少。

儿子出生后,第一次笑,第一次翻身,第一次爬,第一次走。每一回都拍。相机里是他的成长编年史,翻过去一页一页,都是日子。偶尔妻子说,给你和孩子们拍一张吧。我摆摆手,拍他们就好。他们正往上长,每一根枝条都新鲜。拍他们,镜头是满的。拍自己,镜头里是风吹过的痕迹。

不知从哪年开始,镜头对准我时,我开始往后缩了。妻子举起手机,我侧过脸;女儿要自拍,我说爸爸不上相。不是不上相,是不愿意看见相机里的自己。头发稀了,额角高了,眼袋垂下来,法令纹像刀刻的。最要命的是背,自己不觉着,照片里藏不住。肩头往前塌,脖子往前伸,整个轮廓往下走。照片不会说谎。你骗得了镜子,昂起头,挺起胸,

我的师傅不寻常

[宜春]金宝林

的时候,我拿过锯弓,我想在师妹面前露一手。一片下来,东斜;又一片下来,西歪。嘿,我挠挠头,邪了门了。我咬着牙跟木头较劲,锯到一半就听“咄”的一声,锯条断成两截。得,露脸变成现眼,羞得我脸红脖子粗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班里一位老师傅听见动静凑过来,换上新锯条,有模有样地锯下一片,拿起一看,一头大一头小。他把锯弓往桌上一丢,嘟囔了一句不好玩,悻悻地走开了。剩下师妹杵在那里,脸涨得像熟透的苹果。

这时候,师傅放下手里的活,慢悠悠地走过来。拿起锯弓眯起一只眼,瞄了瞄锯条,手里捏着蝶形螺母调了调松紧,不紧不慢地锯起来,锯下一片,又锯下一片。师傅叫我量一下,等我用卡尺量过,两片误差不到十丝。我把两片贴在一起,连根头发丝都塞不下,我激动地说了句师傅我服了。

这时候,师傅对我和师妹说,软木头看着好锯,实则最容易跑偏。师傅对我说,我记得你练过几年武术,一招一式要反复练上千百次才能练到位。同样,基本功都是练出来的。有没有又快又好的方法呢?当然有,先找两块一样尺寸的铁片,把杉木方夹紧,钢锯靠着铁片往下锯,保准锯下来的片片平整。

师傅看了看手机,说准备洗手下班吧。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,你们回去好好想想,明天再一起探讨——基本功练扎实了,方法才会自己找上门。

圆桌面又圆了

[南京]周世青

校。圆桌面盛着我们全家的喜悦,也陪着我们这个普通的教师之家,从那个年代一路走来。

除了家宴,圆桌面还见证过另一番光景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常参与省市思政读物、教参和复习资料的编撰,同行们愿意来我家围桌研讨。妻子擅面食,也给那些工作便餐平添了几分家常暖意。

转眼间,我们兄妹陆续步入古稀,一大家子围坐在家里大圆桌边的机会不多了;偶尔相聚,也多半安排在饭店。孩子们各有各的忙,工作、学业、带娃,生活的多重压力在身,很难凑到一块。换个角度想,父母不在了,我们兄妹便各自成了圆心,子女环绕身边,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。大团聚虽难得,但上一辈留下的重情、勤俭、敬业、友善之风,后辈仍在传承。这,或许也是另一种团圆。

圆桌面搁着也是搁着,老伴把它送给了我家的钟点工小董。小董从皖北乡下来,在我家干了有十多年。有一回,小董小两口要请我们吃饭,我想替他们省钱,说:“就去你们租的房子吧。”小董不肯,说:“叔叔去了,会像回到自己过去的家。”她用的家什,大多是我家不用了送给她的,也有少数是买了没用上的。圆桌面到了小董家,两个半圆又拼成了一个圆。她那些来南京打拼的兄弟姐妹们,就能聚到一块儿了。

圆桌面又有了新用场,仿佛退休的人重新上岗。我好像也明白了老伴说的“断舍离”。舍掉的是闲置,留下的是情分;放下的是执念,珍藏的是记忆。老物件最好的归宿,是继续让它发挥使用功能。想到小董他们围桌而坐的烟火气和热闹劲,我原先那点不舍,也就没了。

不拍照

[南宁]曾涛

选个好角度,那一瞬间觉得自己还没老。照片不行。照片把你钉住,把最松弛的瞬间固定下来。你看见的是别人眼中的你:头发稀疏,皱纹深刻,脊背微弯。那个男人是你,又不是你。你心里那个自己,还停在头发浓密、腰板挺直年纪,还挂着单反,屏住呼吸按快门。

女儿和儿子会趁我不注意,偷偷按下快门。我发现时,他们已把微单藏到身后,笑着说,没拍没拍。我也不拆穿。那些照片我偷偷看过,侧脸,低着头,在看手机或做饭。没有一张正面的。有一次,我帮女儿把照片导进电脑。我的只有两三张,都是侧脸。忽然停在一张上,是女儿拍的——我和她,脸贴着脸,我正笑着。阳光很好,照得脸发白。奇怪,这张照片里的我,看着竟不那么讨厌。也许是因为旁边有她。我没删,存进一个叫“家人”的文件夹,和以前好多照片放在一起。以前那些照片里,头发是黑的,腰是直的,笑起来没有褶子。还有女儿第一次坐稳的样子,在地垫上,周围堆了一圈枕头。她端端正正坐着,两只手撑在身前,眼睛圆圆的,像刚出窝的小猫。

现在,我还是不爱拍自己。但女儿还会拉着我说,爸爸,我们拍一张。我说好。她把手机举到面前,屏幕里两张脸。她的脸嫩得能掐出水,我的脸像揉过的旧布。她说,爸爸笑一下。我笑了。对着镜头,我会坐直一些。不躲了。头发少就少吧,皱纹深就深吧。她将来要看的,不是我的头发和皱纹。她要看的,是她爸爸。镜头转向他们。这就够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

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